

五



三傳辨疑卷第十七

昭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曰繼正即位正也

穀梁但知繼正之爲正而不知不請於王之爲非正也  
是以以正許昭公焉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  
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左氏曰會于虢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



楚人得志於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况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之耻也子相晉國以爲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耻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爲本循而行

之譬如農夫是穠是藁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爲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信也能爲人則者不爲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爲患楚令尹圖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三月

甲辰盟

經但言會而傳言盟當以經爲正

公羊曰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貶曷爲貶爲殺世子偃師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何言將自是弑君也今將爾詞曷爲與親弑者同居親無將將而必誅焉然則曷爲不



於其弑焉貶以親者弑然後其臯惡甚春秋不待貶絕而臯惡見者不貶絕以見臯惡也貶絕然後臯惡見者貶絕以見臯惡也今招之臯已重矣曷為復貶乎此著招之有罪也何著乎招之有臯言楚之託子討招以滅陳也劉氏曰公羊曰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貶稱弟而不可常稱常稱者以重書也且招之臯在殺世子偃師不在會子澨也聖人豈有迎其未然之事探其且然之臯以為貶哉推此而言傳云母弟稱弟不可通也又曰招之臯已重矣何為復貶於此著招之有臯也言楚之託乎詩招以滅陳也亦非也夫殺世子此招之臯也滅陳之國此則非招之臯也以楚討招而滅陳而遂移臯於招豈春秋之理哉

三月取鄆

左氏曰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蹙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人之人有墻以蔽惡也墻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雖然季孫魯國何臯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曰



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  
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何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  
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  
可也若子之羣吏處不辟汚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  
之所生汚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  
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  
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賢諸侯其誰不欣焉  
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疆場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  
王伯之令也引其封疆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

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  
有妣邳周有徐奄自無令王諸侯遂進狎主齊盟其又  
可壹乎恤大舍小足以爲盟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削行  
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吳濮有釁楚之執事豈其  
顧盟莒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  
鄆爲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去煩宥善  
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葉  
曰莒鄆非邑附庸之國也固不得爲莒邑矣會以正月  
取以三月左氏謂三月說大夫嘗同盟莒于想於會非  
是會而盟未有不志於春  
秋者何爲略而不書乎



公羊曰運者何內之邑也其言取之何不聽也劉氏曰於春秋皆與莒事相附此莒之附庸明矣愚案公羊曰不聽者謂鄆本內邑而叛者也然經傳皆無內邑叛之文蓋公羊見文十二年成四年城鄆而此復取鄆救其說而不得故設言叛耳殊不知有莒附庸鄆有魯鄆本自不

###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左氏曰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秦伯也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

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葉氏曰子游吉也公孫揮行人子羽也此蓋因論語所謂命禘謀草創者不達禘謀草創之義鑿為謀野之說是猶誤承孔父正色立朝之言而謂華督見孔父之妻于路承秦伯以千乘之富不能容其弟也言而謂秦鍼出奔車千乘先儒有知之者矣此雖無害於經義可見傳承舊聞之誤而妄實以事者每如是也劉氏曰出奔者勢不得以千乘行又一日之享取幣八反非朝夕所可望皆不近事實者也蓋舊說秦伯以千乘之富不能容其母弟傳者不知則以謂鍼以千乘出奔矣記者不辨又增取幣八反之事

公羊曰秦無大夫此何以書仕諸晉也曷為仕諸晉有

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劉氏

經言奔此臯在鍼不在秦伯明矣何以見秦伯仕之於晉乎由是言之所謂秦無大夫者直虛言爾愚按秦伯



爵伯七十里為次國次國二卿安得無大夫乎况經但言秦伯之弟未嘗言大夫也又秦蹇出奔實事也非君子譏其不容母弟而謂之出奔也

穀梁曰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經書其弟紀實事而義自見耳亦非親之而特書其弟也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左氏曰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太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狗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

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徧為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

陳而薄之大敗之凡左氏未陳而薄之之說皆不識敗其師之義而為之辭耳辨見莊十年

公敗齊師于長勺或問

公羊曰此太鹵也曷為謂之大原地物從中國邑人名

從主人原者何上平曰原下平曰隰案此說無可者若依公穀說當作大

原未詳信否

穀梁曰傳曰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太鹵號從中國名從

主人見公羊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與出奔吳



左氏曰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人可棄乎詩曰無競惟人善矣凡左氏引君子曰雖不甚害理者亦無患義

叔弓帥師疆鄆田

左氏曰叔孫帥師疆鄆田因莒亂也謂取鄆因莒亂則則不可蓋魯乘莒之亂而不能爭鄆也故取之既取之則自然疆其田矣然至帥師而疆田本畏莒耳非因莒亂也公羊曰疆運田者何與莒為竟也與莒為竟則曷為帥師而往畏莒也劉氏曰非也成九年楚人伐莒莒潰楚宿救台遂入鄆今又取鄆疆鄆田此明鄆為莒附庸明矣鄆本屬莒故取其邑未得其地故帥師而往分明疆土且以理言魯大莒小何為乃畏莒哉季孫宿帥師入鄆豈自入其邑哉愚謂劉氏謂鄆為莒附庸是也謂帥師為不畏莒亦未必然

穀梁曰疆之為言猶竟也安疆字在鄆田下可以釋之曰竟蓋字義有動靜故也如竟疆字在鄆田上不可釋之曰穀梁說可云竟鄆田乎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楚公子比出奔晉

左氏曰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犛櫟邾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今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弑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于出奔晉宮廐尹子皙出奔鄭殺大宰伯州犂于邲葬王子于邲謂



之郊教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  
圖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圖為長子于奔晉從車五乘  
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餼趙文子曰秦公子  
富叔向曰底祿以德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  
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疆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  
不畏疆禦奉楚匹也使后子與子于齒辭曰鍼懼選楚  
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唯命且臣與羈齒無乃不可乎  
史佚有言曰非羈何忌楚靈王即位遠罷為令尹遠啓  
疆為太宰鄭游吉如楚葬郊教且聘立君歸謂子產曰

具行器矣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

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劉氏曰左氏曰公子圍入問

疾赴故不書弒也楚公子比出奔晉左氏曰遂殺其二  
子暮反平夏右丑子于出奔晉杜云書名臯之皆非也  
若臣弒君託於瘡疾而不可免則亂臣賊子何懼矣而  
公子比又奚臯哉彼君弒國亂不忍其惡而出奔者也  
方存乎見廢又何必賤焉且如傳言則是公子圍臯大而  
經為之諱公子比無臯而經致其賤輕重失序非仲尼  
意矣呂氏曰經書楚子麇卒而左氏以為公子圍弒之  
至誅慶封則左氏穀梁又載慶封稱圍弒君之語後世  
緣楚王汰侈遂以為實甚矣三傳之為經害也趙盾弒  
其君曰非有也穿也許止弒其君曰不嘗藥也鄭伯髡  
頑如會未見諸侯而卒曰子駟弒之也凡若此類皆誣  
偽失實重為經害使聖人之旨不明害之大者也陸淳  
以為穀梁所稱季孫行父禿晉欲克眇孫良夫毀曹公  
子首僂同時而聘于齊齊侯使禿者御禿者御眇



者以跛者御跛者會鄭公子賦詩左氏委曲誣詞為多此類  
又也淳之論蓋有未盡大抵公穀之論多街談巷議之  
說而左氏之說多委曲誣詞也其可信蓋鮮矣學者欲  
由是而求聖人之意則感之甚也黃氏曰經書圍而左  
氏稱公子圍縊殺之經傳不同當以經為正愚謂公子  
比出奔書於春秋殺太宰伯州犂乃不以殺大夫書則  
左氏之事俱未可信也朴鄉呂氏曰使楚子實弑則經  
不應沒而不書經不書則楚子非弑也明矣學者孰信  
信經而已矣

###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左氏曰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觀  
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  
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賦縣

之卒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  
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既亨宴于季氏有嘉樹  
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  
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案韓宣子為政  
豈有自來告之  
理蓋其君使之時以脩好爾左氏又曰禮也何其輕許  
人哉餘非本義不錄

###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公羊曰其言至河乃復何不敢進也案左氏晉人止公  
而復爾非畏晉而  
不敢  
進也

穀梁曰耻如晉故著有疾也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



如晉而得入惡季孫宿也案晉人止公故復爾非耻如晉故著有疾也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左氏曰同盟故書名案春秋諸侯卒皆書名故秦伯未嘗同盟而書秦伯瑩卒何待同盟

而後書名哉

秋小邾子來朝

左氏曰小邾子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季孫從之非本義不錄

八月大雩

左氏曰旱也

北燕伯欵出奔齊

左氏曰書曰北燕伯欵出奔齊臯之也案諸侯不能治其國而至於出

奔固不君矣然非書曰北燕伯欵出奔齊以臯之也此論似是而非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左氏曰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右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



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宋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  
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  
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  
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  
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  
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  
雷出不震無災霜電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  
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電之爲災誰能  
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康侯胡氏曰陰陽之氣和而敗則為穀霜雷雨露

不和而散則爲戾氣曠電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  
象當是時季孫宿襲位世卿將毀中軍專執兵權以弱  
公室故數月之問再有變申豐者季氏之季也冰藏之  
端害其事故暴揚於朝歸谷藏水之失山谷之冰藏之  
也周用之也徧亦古者本末備舉燮調之一事耳謂能  
使四時無愆伏凄若之變雷出不震無雷霜電則亦誤  
矣意者昭公遇災而懼以禮為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  
電之災也庶可禦也不然雖得藏冰之道合於幽風七  
月之詩其能已乎存耕趙氏曰季孫專魯于君是陰逼  
陽也申豐不能明指其姦乃託之七月辛章黨惡崇姦  
莫甚焉五胡亂晉電起四北石勒問之韋諛亦謂春秋  
藏冰夫道勒聞而遷冰室申豐之誤後世多矣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

齊慶封殺之遂滅賴

左氏曰宋華費遂鄭大夫從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



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夷狄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  
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  
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  
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  
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麋而伐之以  
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  
袒輿櫬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許  
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遷賴於  
鄆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常龜與公子弃疾城之而還

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  
城竟莫校王必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孰堪之不

堪王命乃禍亂也

劉氏曰遂滅賴左氏曰賴子面縛銜

者矣既曰死其位尚能面縛乎愚謂左氏曰宋華費遂  
鄭大夫從非也如其實然經當書二大夫於沈子之下  
矣今經不書是宋鄭不與也且楚圍弑君之事經實無  
之左氏之誤既辯之矣今慶封不應有楚圍弑君之說  
也若楚賴於鄆經當書曰遷賴如齊人遷陽之類不應  
曰滅賴也  
公羊曰此伐吳也其言執齊慶封何為齊誅也其為齊  
誅柰何慶封走之吳吳封之於防然則曷為不言伐防  
不與諸侯專封也慶封之臯何脅齊君而亂齊國也遂



滅厲案楚本伐吳道過慶封邑遂殺之耳豈

穀梁曰此入而殺其不言入何也慶封封乎吳鍾離其

不言伐鍾離何也不與吳封也慶封其以齊氏何也為

齊討也靈王使人以慶封令於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弑

其君者乎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

圍弑其兄之子而伐之代為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慶封

弑其君而不以弑君之辜辜之者慶封不為靈王服也

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

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遂滅

厲遂繼事也案楚伐吳而執慶封何必言入乎且國曰

為齊慶封也故以齊氏耳夫以齊氏何足見其為齊討乎又楚國弑君事經實無之

### 九月取鄆

左氏曰九月取鄆言易也莒亂著公立而不撫鄆鄆

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劉氏曰非也若

取不可書取鄆矣且鄆之叛者誰乎上大夫也固當見

經下大夫微者也亦當如邾庶其書之何故匿其名也

杜曰不書奔者貴散而來將師微也亦非也杜惡傳所

說不與例合又取左氏有不傳春秋之名遂為之文飾

爾且傳言叛不言潰潰者在下叛者在上可知也縱其

微甚猶常書之傳遽違例而掩叛人乎愚謂春秋書魯

取邑取國者多矣豈皆叛而來者歟豈

皆不用師徒歟左氏之例不可通也



公羊曰其言取之何滅之也滅之則其言取之何內諱  
大惡也此說近之但已前見今不復錄劉氏辯其非亦恐未然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公羊曰舍中軍者復古也然則曷為不言三卿五亦何  
有中三亦有中

穀梁曰貴復三也葉氏曰用之為施免之為言季氏始

季氏為左軍仲氏為右軍則叔孫氏為中軍矣及叔孫  
豹卒季氏欲復兼二氏故毀其事四分公室季氏擇二  
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昭十年季孫意如叔弓  
仲孫纘復以三軍伐莒哀二年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  
何忌復以三軍伐邾則三軍之施舍初不孫其征伐其  
將之不必皆二家之人但分其民與賦而已故作三軍

而前已見四軍舍中軍而後復見三軍公穀或以為復  
正或以為復古皆不知其事而妄意之也愚謂以左氏  
考之所謂舍中軍者乃因叔孫豹卒而四分公室季氏  
擇二子各一耳非三家知魯之不可三軍而舍其中  
軍以復右  
復正也

公如晉

左氏曰公如晉自効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  
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  
自効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  
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  
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



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  
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宋  
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  
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此論甚佳但非本義不錄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左氏曰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莒人懇于晉晉侯欲止  
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  
成之惰也為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間  
而以師討焉乃歸公

案莒大夫以邑來奔不書其人則人不知其為何人故書其名耳且

小國一卿其有大夫可知也豈為尊地而始書牟夷之名乎且受莒地者季孫也晉人豈不知公之不與而欲執公乎則左氏執公之說亦未可盡信

公羊曰莒牟夷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其莒及防茲來奔何不以私邑累公邑也

案書及者別二

邑耳與城諸及防同義豈為私邑公邑而書及哉重地之說辨見左氏

穀梁曰以者不以者也來奔者不言出及防茲以大及小也莒無大夫其曰牟夷何也以地來也以地來則何

以書也重地也

案書及別二邑耳非以大及小也辨見左氏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左氏曰莒人來討不設備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勝外皆言敗其師魯史常法也左氏不曉其義每以不設備未陳為言讀者亦可以少覺矣辯文見莊十年長

問或

公羊曰瀆泉者何直泉也直泉者何涌泉也趙氏曰公羊義前後地名未曾解說何獨釋此且三傳字又不同莫知孰是哉不足取

穀梁曰狄人謂賁泉失台號從中國名從主人案賁泉名耳何必多為說而舍其本義不論哉

秦伯卒

公羊曰何以不名秦者夷也匿嫡之名也其名何嫡得

之也高氏曰秦景公立四十年子哀公史皆失其名春秋書其卒者臯中國諸侯遠赴其喪也愚謂設使

公羊言匿嫡而不以名令于四竟亦其初生與未立之時耳及其既立則人知其名矣况其死乎况匿嫡者

公羊之億辭乎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左氏曰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遂啓疆待命于雩婁禮

也夷狄兵爭使人待命何禮之有左氏妄許人以禮類如此

六年春葬秦景公

左氏曰大夫如秦葬景公禮也夷狄與中國同以中國會夷狄葬而以為禮豈

不悖哉



夏季孫宿如晉

左氏曰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

案前年莒牟夷以年婁及防茲夾奔非晉之力

安得如晉拜莒田也 苟指元年疆鄆田則鄆田非莒田又在六年之後苟謂別有莒田則不經見

楚薳罷師師伐吳

左氏曰徐儀楚聘于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薳

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

于乾谿吳人敗其師于房鍾獲官廐尹棄疾子蕩歸臯

於薳洩而殺之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

劉氏曰非也若如傳言吳真敗

楚經何以不書乎杜氏曰歸臯於薳洩不以敗告故不書亦非也若楚不赴於魯則魯亦不敗弔矣今魯弔之

是楚嘗以敗赴於魯也經何得無其事乎高氏曰楚將強暴雖敗猶諱之魯豈敢弔乎蓋四年公不會申已而楚兵日盛將朝楚而不能汝以叔弓先聘明年而躬繼之也

齊侯伐北燕

左氏曰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士匄相士鞅逆

諸河禮也晉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

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

事不以信未嘗可也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左氏曰春王正月暨齊平齊求之也癸巳齊侯次于甯



燕人行成曰散邑知臯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  
臯公孫皙曰受服而退侯魯而動可也二月戊午盟于

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璽玉積筭耳不克而還孫華老

曰左氏以為暨齊平者燕也案去年齊侯伐燕左氏見

其間無異事故云爾不知外國平書宋人及楚平是也

襄二十四年我侵齊二十五年齊伐我北鄙齊魯之好

遂絕至是和平之後叔孫婁如齊蒞盟足明齊魯為此

平也黃氏曰戴氏以定十年及齊平為比本訥趙氏以

下文叔孫婁如齊蒞盟為證劉氏曰左氏云齊求之也

杜云齊伐燕如齊蒞盟之反從求平也子謂杜氏之說與

傳意錯傳所云齊求之者似指齊求魯為平也其下乃

云癸巳齊侯次于于魏燕人行成若謂齊已暨燕平則齊

侯無緣更進次于魏而燕乃行成也且齊侯伐燕燕人

賂之則傳當云燕求之經當書暨燕平不當反云齊求

之暨齊平也杜又著云前年冬齊伐燕間無異事故不

重言燕從可知此杜欲引州公寔來為此彼州公寔來

昭公即位已來未嘗與齊通好此年三月叔孫婁如齊

蒞盟此則魯與齊平之驗矣亦猶定十一年冬及鄭平

叔還如鄭蒞盟云其文也其理也其事也三襲焉章灼

穀梁曰平者成也暨猶暨暨也暨者不得已也以外及

內曰暨案釋文爾雅但訓暨曰與曰及而已未有暨暨

叔孫婁如齊蒞盟

穀梁曰蒞位也內之前定之辭謂之蒞外之前定之辭

謂之來蒞臨也內大夫往齊臨盟不可以位訓蒞也外大夫來魯謂之來不可以前定訓來也夫內與



外盟外與內盟有前定者焉有不前定者焉內皆曰蒞外皆曰來豈可一以前定為說又豈可以前定訓蒞與乎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左氏曰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取譴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日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存耕趙氏曰日食陰干陽也當是時楚禍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中國列國政在大夫士文化謂去衛如魯衛大魯小則非也

左氏曰秋八月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衛事晉為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故諸侯貳詩曰鶴鳴在原兄弟急難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况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衛之嗣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臣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



左右以佐事<sup>上</sup>帝余敢忘高圉亞圉非本義不錄

穀梁曰鄉曰衛齊惡今日衛侯惡此何為君臣同名也

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主父

名子也穀梁不解經意但以君臣同名為辭抑非矣且君子雖不奪人名為臣者獨不可改名以避君

乎名

### 九月公至自楚

左氏曰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

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

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

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

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

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釐於是鬻於是餽余口

其恭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

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

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

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

子是則是傲孟僖子不可則效已矣非本義不錄自仲尼以下文皆左氏自為

之言也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左氏曰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媯始生孟執紼孔成子夢康叔謂已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史朝亦夢康叔謂已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晉韓宣子為政聘于諸侯之歲媯始生子名之曰元孟繫之足不良能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又曰余尚立繫尚克嘉之遇屯之比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享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

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後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為弱足者居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故孔成子立靈公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非

義不錄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穀梁曰卿曰陳公子招今日陳侯之弟招何也曰盡其親所以惡招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世



子云者唯君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志之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殺之惡也

劉氏曰鄉曰陳公子者乃其常稱爾愚謂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以居臣之分言之則招皆為臣而謂之公子招以骨肉之親言之則招者陳侯之弟也故春秋常稱謂之公子招遇事而見義則謂之陳侯之弟且皆魯史之常法孔子因之以見義者也非盡其親以惡招也亦非親之以見惡也若穀梁者意圓而語滯者也且兩下相殺安有不志者乎宣十五年王禮子殺召伯毛伯非兩下相殺乎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左氏曰夏四月辛亥哀公縊傳傳之曰與經不信

叔弓如晉

左氏曰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柳臣又聞之曰作

事不時然讙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雕盡怨讙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虎祈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非本義不錄



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

穀梁曰稱人以執大夫執有罪也稱行人怨接於上也

春秋凡書執殺者皆稱人豈皆有辜者邪凡書執殺行人正譏其不當執殺使者也非稱行人怨接上也

秋蒐于紅

左氏曰秋大蒐于紅自根卑至于商衛革車千乘案經止言

蒐而不書大蒐亦同左氏乃謂大蒐自根卑至于商衛革車千乘當以經為正

公羊曰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春秋書蒐于紅

譏其非時非地豈以罕書哉

穀梁曰秋蒐于紅正也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

也艾蘭以為防置旃以為轅門以葛覆質以為繫流旁

握御擊者不得入車執塵馬候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

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

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卒以習

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

則不得禽是以知右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春秋不書

蒐于紅為正大義不明而議春秋其失也宜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魚

左氏曰宋戴惡會之十一月壬午滅陳杜氏曰壬午十月十八日傳言



十一月誤愚案宋戴惡會之經亦不書

穀梁曰惡楚子也此說是也而未明

### 葬陳哀公

左氏曰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楚人將殺之請寘之

既又請私私於幄而加經於顙而逃案黎氏以為楚葬之蓋蒙上楚師滅

陳之文也言至有理見之本義矣然左氏見陳既滅知魯不會葬故撰袁克之事以實之甚矣其善為妄辭也

觀此則其他附會從可知矣

穀梁曰不與楚滅閔之也穀梁蓋見不書楚子葬陳哀公故有不與楚滅閔之之說

苟知蒙上文楚師滅陳之文則自無此說矣

###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左氏曰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厲會楚子于陳與

不合未詳信否或聖人據魯史之事而左氏取諸國之史亦未可知也

### 許遷于夷

左氏曰二月庚申楚公子弃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取州

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於

陳以夷濮西田益之遷方城外人於許案經書許遷於夷乃自遷之文

而傳云楚遷之當以經為正

### 夏四月陳災



左氏曰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  
二年而遂回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  
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  
曰五年歲五及鷄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  
故曰五十二年案此等語皆不經之論  
公羊曰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曰存陳惴矣曷  
為存陳滅人之國執人之罪人殺人之賊葬人之君若  
是則陳存惴矣

穀梁曰國曰災邑曰火火不志此何以志閔陳而有之

也華老孫氏曰公穀皆以災為大春秋以不書災則書  
爾又曰存陳幸而陳有災故可復見不幸無事則雖  
欲存之不可得也愚謂聖人未嘗不欲存滅國也  
然不在書陳災而見存陳也其曰邑曰火亦妄也  
秋仲孫矍如齊

左氏曰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諸侯不聘天王而私相聘左氏乃以為禮

冬築即園

左氏曰冬書時也左氏為時是得而築之也春秋奚書哉然以冬為書時亦可見左氏之用

夏正也

十年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

左氏曰戊子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



遂如晉九月叔孫婣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  
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  
公也鄭子皮將以幣幣行子產曰喪馬用幣幣用幣必百兩  
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而  
國不亡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  
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  
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經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  
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  
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

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  
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昭子至自  
晉大夫皆見高強見而退昭子語諸大夫曰爲人子不  
可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  
爲忠而甚寵之將死疾子公宮輦而歸君親推之其子  
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爲令德其子弗能任臯猶及之難  
不慎也喪夫人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詩  
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非本義不錄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左氏曰冬十有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喪柳熾炭子位將至則去之比葬又有寵非本義不錄

十有一年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左氏曰景王問於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

曰蔡凶此蔡侯般弑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弗過此矣

楚將有之然壅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般弑君父

世有人焉般即誅矣豈有歲在豕韋而殺弑君復遇豕韋而般見討之理乎與歲及大梁蔡復楚凶等語皆不經之論

公羊曰楚子虔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為其誘討也此討

賊也雖誘討之則曷為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與

也案蔡般弑逆十三年矣楚子有意於討則討之久矣今此誘蔡侯直欲得其國耳不特懷惡而討不義也  
用公羊又以名楚子為絕之亦非也邾人嘗兩鄆子矣楚嘗人魯用蔡世子矣至惡也而春秋未嘗名何獨於此名以絕之乎

穀梁曰何為名之也夷狄之君誘中國之君而殺之故

謹而名之也稱時稱月稱日稱地謹之也夷狄之君誘

殺之固可臯也然不以名見義名而見義一字褒貶之弊也其稱地亦非謹之也紀實事也使不稱地則殺之

何所乎



大蒐于比蒲

左氏曰五月齊歸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得之

公羊曰大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大夫

人薨之時而公羊乃曰以罕書何其繆哉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左氏曰孟僖子會邾莊公于祲祥脩好禮也趙氏曰案春秋盟會

多矣何獨於有喪之時而稱得禮是時又無大患邾又小國何能有救患之益而汲汲云禮葉氏曰盟多矣傳於此特言禮蓋謂齊歸薨不廢脩好發例案邾魯前此未有怨而不可釋者何遽而盟若但為好是志哀也是為禮孰不可為禮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慙

左氏曰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

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為盟主而不

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慙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

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順楚大而不德

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

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晉人

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葉氏曰文九年公子遂會晉人等救鄭傳以為趙盾宋華耦衛



孔達許大夫也綏不及楚師故皆書人以懲不恪襄王十年晉人等會于澶淵宋災故傳以為叔孫豹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反小邾之大夫也謀歸財而後無歸故皆書人以尤不信此果為救蔡則當書救而後不果邾則前綏不及師且見貶况不行乎救災捍患諸侯之義也宋災無歸財則貶蔡圍謀救不果而無貶吾莫知其說矣然則此會適在楚圍蔡之中故傳意云爾愚案三年王其有咎美惡周必復之說與公子棄疾圍蔡傳同為不經之論

九月己亥葬我小居齊歸

左氏曰九月葬齊歸公不感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為魯郊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

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感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感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

此格言也但非本義不錄

公羊曰齊歸者何昭公之母也以前見不錄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公羊曰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也不君靈公則曷為不成其子誅君之子不立非怒也無繼也惡乎用之用之防也其用之防奈何蓋以

築防也康侯胡氏曰非也楚虔殺蔡般棄疾圍其國凡八月而見滅世子在窮迫危懼之中國未暇立



乎其位安得焉未踰年之君而稱子也愚謂蔡般弑逆人所當討然僥倖在位十三年其義雖不居之然春秋亦據實書曰蔡侯般矣何至此反不成其子乎設使不成其子安得及稱世子乎且經書用之謂祭神也與邦人用節子周公羊又以爲築防何氏又強爲解釋曰待其足以頭築防可謂至爲怪妄者也

穀梁曰此子也其曰世子何也不與楚殺也一事注乎

志所以惡楚子也案蔡有居喪已立謂之子未立謂之世子豈有不與楚殺而特稱世子之

但稱世子豈足以惡楚子乎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左氏曰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衆也案經但言于陽左氏云因唐之衆未詳信否

于陽左氏云因唐之衆未詳信否

公羊曰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

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春秋之

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也其誦

則丘有罪焉爾案昭三年經書北燕伯款出奔齊今經又

公羊乃摘伯于陽三字而以爲公子陽生不惟昧經旨

雖訓詁亦懵然也而又引孔子之言以實之使孔子既

明知其爲臣而非君乃以爾所不知而不敢改

正而又稱春秋爲信史皆妄也其惑後世甚矣

穀梁曰納者內不受也燕伯之不名何也不以高偃挈燕伯也案諸侯奔而名者別其爲何君耳非貶而名之也燕伯不名出奔時已前見耳非不以高偃挈也



楚殺其大夫成熊

左氏曰書曰殺其大夫成熊懷寵也

凡春秋書殺其大夫譏專殺耳非謂

懷寵而書殺其大夫也

冬十月公子慙出奔齊

左氏曰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

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

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

以再命為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叔仲子欲搆

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

子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嫡立庶故媾也及此若因

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昭子朝

而命吏曰媾將與季氏訟書辭無煩季孫懼而歸罪於

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慙謀季氏慙告公而遂從

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

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

葉氏曰案魯大夫出奔未有不書於經者今但

見冬十月慙出奔齊而不見如晉是未嘗往晉也杜預

謂還不復命而奔故史不書蓋後言慙與叔仲小南蒯

謀季氏而從公如晉南蒯以費叛慙聞亂及郊奔齊故

云耳是亦不然公孫歸父亦謀季氏不克而奔者經先

書公孫歸父如晉後書歸父還自晉至筮遂奔齊公孫

教以非禮而逃者經亦先書公孫教如京師不至而復



而後書奔莒何  
慙而獨不書乎

### 晉伐鮮虞

左氏曰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晉陽秋  
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緜臯歸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  
案晉滅肥以肥子歸等事經皆不見因肥之役於經無所發明不錄

穀梁曰其曰晉狄之也其狄之何也不正其與夷狄交

伐中國故狄之也華老孫氏曰案先儒論春秋狄晉之

其夷狄之行故狄之然考之於經以鮮虞為同姓則春秋伐同姓多矣以晉不能行伯與楚爭諸侯則春秋可責之諸侯蓋多矣何獨晉哉

###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左氏曰十四年南蒯遂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

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韞哲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

大焉黃氏曰意此時大夫皆執公命齊大夫亦惡南蒯之言害已故非之爾戴氏曰凡叛季氏者皆以張公室為名其意雖未必然然其辭則正

###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

左氏曰夏五月癸亥王縊杜氏曰癸來五月二十六日皆在乙卯丙辰後經書四月

誤愚案當以經為正

公羊曰此弑其君其言歸何歸無惡於弑立也歸無惡



於弑立者何靈王為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公  
子棄疾脅比而立之然後令於乾谿之役曰比已立矣  
後歸者不得復其田里衆罷而去之靈王經而死經書紀  
實事也非以書歸為無惡也公羊以歸謂無惡既引作  
臺之事以承之又引棄疾脅比之事以辯之似謂比之  
弑君本無惡而春秋加之  
弑耳豈不害名教哉

穀梁曰自晉晉有奉焉爾歸而弑不言歸言歸非弑也  
歸一事也弑一事也而遂言之以比之歸弑比不弑也

弑君者日不日比不弑也案經明書公子比弑其君慶  
而穀梁乃就歸字與不書日  
生義謂之不弑凡例  
之害經皆一至於此

###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公羊曰比已立矣其稱公子何其意不當也其意不當  
則曷為加弑為爾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大夫相殺稱

人此其稱名氏以弑何言將自是為君也案比已立而  
稱公子者陸

氏所謂棄疾假立為君國人心亦不能比雖立亦未如  
君故以兩下相殺之辭言之與買道所謂比篡立非所  
君者是也非謂其意不當也又大夫兩下相殺正  
當書名氏非謂將自是為君而稱名氏不稱人也

穀梁曰當上之辭也當上之辭者謂不稱人以殺乃以  
君殺之也討賊以當上之辭殺非弑也比之不弑有四  
取國者稱國以弑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比不嫌也春



秋不以嫌伐嫌棄疾主其事故嫌也案經書公子棄疾殺公子比乃兩不相殺之辭非當上之辭也此不稱人者棄疾不以討賊殺比也非不稱人以君殺之也穀梁本以比非弒故有不以嫌代嫌之說然不知失經旨矣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左氏曰同盟于平丘齊服也令諸侯日中造于除癸酉退朝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

敢以爲請諸侯靖兵好以爲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辜也諸侯脩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日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案此盟本晉昭公棄楚之亂而爲之非爲齊服也餘非本義不錄

公不與盟

公羊曰公不與盟者何公不見與盟也公不見與盟大夫執何以致會不耻也曷爲不耻諸侯遂亂及陳蔡君



子不耻不與焉案左氏後陳蔡本棄疾觀從之徒欲樹以說諸侯也使果因此會以復陳蔡當有興滅繼絕之風何得以魯不與會為不耻且後之致會本別有義非以不耻而致會也夫魯以千乘之主出會而不得盟固晉之辜然魯能免自取辱之譏乎特比之晉侯薄乎云爾

穀梁曰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公不與盟者可以與而

不與譏在公也其日善是盟也此晉不使魯盟非魯可

譏晉也重譏魯也輕穀梁反是不可謂知言也且平丘之盟強楚日橫諸侯離何善之有設使善之亦不在書日也同外楚之說尤淺近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公羊曰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不與諸侯專封也趙氏本是列國今改過後其所爾愚謂使不與諸侯專封正當志其專封之事以責楚何得改其文曰歸而為楚隱乎惡

穀梁曰善其成之會而歸之故謹而日之此未嘗有國

也使如失國辭然者不與楚滅也楚滅陳蔡經既實書

書之其滅其歸義皆可見何謂未嘗有國而使如失國辭然以見不與楚滅之義乎

冬十月葬蔡靈公

左氏曰禮也諸侯國滅身死見正政衰微夷狄肆暴弱國不能自存三十一月而始得葬何禮之

有



穀梁曰變之不葬有三失德不葬弑君不葬滅國不葬然且葬之不與楚滅且成諸侯之事也華老孫氏曰蔡年之夏至是始書其葬者蓋蔡侯廬歸國然後與其葬也穀梁以般之失德而書葬為不與楚滅而成諸侯之事則失之矣辯又見後二十年

### 吳滅州來

左氏曰吳滅州來令尹子期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脩守脩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

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杜氏曰州來楚邑葉以巢及州來皆楚也非也邑不言滅外相取邑則係國劉氏曰滅之名施於國非縣所得仇也

###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左氏曰意如至自晉尊晉罪已也尊晉罪已禮也

劉氏曰非

也此亦一事再見卒名耳魯本無辜何辜已之有且春秋假魯史以達王義非專為魯記其憂樂之情而已也假使魯當時不取怨晉安於受辱固非春秋所特書也

穀梁曰大夫執則致致則名意如惡然而致見君臣之

禮也春秋不書常事若大夫執則致又可見君臣之禮則常事而已是皆因名以生義者也

###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左氏曰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感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與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與郊



公惡公子鐸而善於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  
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與許之冬十二月蒲餘侯

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與於齊齊

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案廢立大事也使鐸迎庚與

不書而獨志殺意恢之事乎且殺意恢者茲夫也則是

兩不相殺也春秋又安得不書其名而書國乎又郊公

奔齊則齊納之矣不應鐸又迎庚與於齊齊又使隰黨

公子鉏送之也此皆事理之不然者故此傳未足信也

穀梁曰言公子而不言大夫莒無大夫也莒無大夫而

曰公子意恢意恢賢也曹莒皆無大夫其所以無大夫

者其義異也案曹伯爵中國也莒子爵小國也大國三

知理如此乎且莊二十五年經書曹殺其大夫則曹有大夫明矣

十有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左氏曰春將禘于武宮戒百官二月癸酉禘叔弓泣事

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經言有事本常祀耳而左氏

而去樂卒事左氏以為禮又失禮也如其禮則春秋不

書矣公羊曰其言去樂卒事何禮也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

喪去樂卒事劉氏曰非也曾子問君在祭不得成禮者

幾仲尼語之詳矣而不及此此所以知其

也非



穀梁曰君在祭樂之中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禮也  
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也大夫國體也右之  
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劉氏曰非也案禮記衛侯曰柳  
莊死雖當祭必告然則當祭不  
告者禮也當祭而告者愛也其亦可知矣獻可杜氏曰  
春秋書有事蓋赴文也若宣八年有事于太廟為仲遂  
起文也今有事于武宮亦以叔弓卒而書明矣書之必  
有所譏此書籥入叔弓卒去籥卒事三傳皆以為禮苟  
合禮則春秋常事之不書也故孫氏為羽  
籥既陳雖有師佐之喪不可廢也

###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左氏曰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應  
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

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齊或以  
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  
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  
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適姦所喪茲多使鼓  
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  
曰猶有食色姑脩而成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  
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  
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弃舊不祥鼓人  
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



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  
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戴鞮歸

氏

曰傳十二年言晉假道鮮虞魏肥以肥子綿歸今言伐鮮虞圍鼓杜預以肥為何秋鮮虞與鼓為其別種則二國自不同若赤狄之有潞氏甲氏也今經言伐鮮虞則安得謂之圍鼓乎或者以因伐鮮虞遂圍鼓降其君然晉既告伐不應得國而不告其不書於經何也鮮虞燕晉之間小國如虜咎如之類昭公時寢強稍能為晉國患故志左傳於十二年之見經自是迄衰凡四戊晉卒未嘗得足擾也愚謂左氏言穆子見鼓人請以城叛而殺叛人鼓人請降而使脩而城疑皆莊點之語穆子苟能如此必使晉伯而無失楚矣且伐人之國執人之君而曰城可獲而民知義豈不博哉

十有六年春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左氏曰遂取戎蠻氏既而欲立其子焉禮也

案經但書誘殺蠻子

不書取蠻氏立其子未可信也且誘殺其父而復立其子左氏以禮許之天下有是理哉

公羊曰楚子何以不名夷狄相誘君子不疾也曷為不

疾若疾不乃疾之也

夫獸相食且人惡之豈有夷狄相誘殺而君子不疾者乎既曰君子

不疾又曰若不疾乃疾之反覆若是豈君子哉

夏公至自晉

左氏曰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又曰子服昭伯

語季平子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乎居幼弱六卿強而

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為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



識國服昭語非本義不錄  
九月大雩

左氏曰大雩旱也鄭大旱使屠擊祝欸豎柎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斲山材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非本義不錄

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

左氏曰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子服氏有子哉非本義不錄

三傳辨疑卷第十七

三傳辨疑卷第十八

昭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左氏曰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芣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君子其能久乎

非本義不錄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左氏曰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



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居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謂之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也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劉氏曰傳曰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又引夏書以證之今案夏書乃季秋月朔非正陽之月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然則右人不獨以正月朔日食為醜矣傳之所言未可信也葉氏曰昭子言天子諸侯之禮是矣而言於正月則大史與平子皆失之夏書辰弗集于房以季秋言之則先

王之禮不猶在四月凡食皆舉之矣經書日食三十六其言鼓用牲于社者三而已其二皆在六月則見襲用太史之言獨行于建己之月為非也其一在九月則見其三十皆不舉獨此一舉為得禮以見正也左傳不如此而惑於大史之言故誤以莊二十五年接之東萊呂氏曰周之建子特以革命而改之爾若其行事用夏正未嘗改也周官正月之吉始和正是夏之正月正歲則是周正十一月爾鄭康成却差互說之最是凌人一官四時皆具而可考掌水正是一句歲十有二月是一句康成註改書正為政則正字為是乃氏今正字非也宜當從故書政字謂掌出入水之政爾下言歲十二月則斬冰春則治鑑夏班而秋刷四時之具如此豈不是夏正邪

### 秋郊子來朝

左氏曰郊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



官何故也。鄭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鳴鳩氏，司馬也。鴈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鷓鴣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滯者也。自顓頊

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鄭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

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葉氏曰：案後蔡墨言曰：少皞氏有而叔重為句芒諸

為蓐收脩及熙為玄冥，是所謂木正。金正水正者，此亦參見他書，宜可信。不聞其以鳥為名。鄭在中國，既少皞氏後，不得為四夷。左氏之說與引仲尼之言，皆近於誕不足信也。

冬有星孛于大辰

左氏曰：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瀕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



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大皞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字及漢漢水祥也衛顛頊之虛也故為帝丘其星為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學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

案大辰杜氏謂房心尾在漢之西不應云西及漢如杜氏所釋謂字星在辰西則與經文相戾矣且日星之變

人事所召災禍之來固非一端君臣但當改過脩德以消天變耳必指某事以實之此漢儒之通弊左氏見後書宋齊陳鄭災而遂指以為言耳夫四國之災固在其中而其所以災不止於此

公羊曰字者何彗星也辨見文十四年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公羊曰詐戰不言戰此其言戰何敵也實戰則書戰春秋

戰之法也

穀梁曰兩夷狄曰敗中國與夷狄亦曰敗楚人及吳戰

于長岸進楚子故曰戰獻可杜氏曰春秋豈有進夷狄之意耶春秋志楚貪暴久

矣今及吳師戰下長岸春秋因錄其實見吳楚爭強交亂中國無能制之也



十有八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左氏曰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蠲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

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柘於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徹其事商成公徹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燬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禳火于玄冥回祿祈于四鄰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



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

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朴鄉呂氏曰胡

心為明堂天子之象其前星大子後星庶子孛星加心

象天子適庶將分爭也後五年景王崩王室亂劉子單

子立王猛尹氏召伯立子朝歷數歲而後定至哀十三

年有星孛于東方不言宿名者不加宿也當是時吳人

借亂憑陵上國日散於兵暴骨如山其戾氣所感固將

壅吳而降之罰也故氛稷所指在於東方假手越人吳

國遂滅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愚案左氏載梓

慎鄭裨竈之言則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何休註公羊

則為孛彗者掃故置新之象是後周分為二天下兩生

較之胡氏之言則天有異故知說春秋而以某事驗其

事皆失之泥也

餘非本義不錄

穀梁曰其志以同日也其日亦以同日也或曰人有謂

鄭子產曰某日有災子產曰天者神子惡知之是人也

同日為四國災也

六月邾人入郟

左氏曰邾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莊公反邾夫人

而舍其女案邾子果從帑於邾經

秋葬曹平公

左氏曰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悅

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

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



害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  
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非本義不錄

冬許遷于白羽

左氏曰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  
居楚地以不禮於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  
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於楚鄭方有令政許曰愈余舊  
國也鄭曰余俘邑也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上不可  
易國不可小許不可俘讎不可啓君其國之楚子說冬  
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案成十五年許遷于  
葉左氏曰許靈公畏

偏于鄭請遷于楚故公子申遷楚當時許自欲遷傳與  
經合是故錄之今則楚欲遷許雖非逼遷經亦當見意  
而亦以自遷為文疑傳不得經意也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左氏曰二月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乃盡歸邾俘圍

取邑經不  
書故不錄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左氏曰太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

舍藥物可也

公羊曰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弑也曷為不成于弑



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為加弑焉爾譏  
子道之不盡也其譏子道之不盡奈何曰樂正子春之  
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  
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止進藥而藥殺是  
以君子加弑焉爾曰許世子止殺其君買是君子之聽  
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  
也辨見穀梁及葬許悼公  
穀梁曰日弑正卒也正卒則止不弑也不弑而曰弑責  
止也止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

歆粥盍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即止自責而責之

也歐陽氏曰買病死而止不嘗藥耳學者不從孔子信  
也鳥弑君而從三子信為不嘗藥其舍經而從傳何故  
經簡而直傳新而奇簡直無悅耳之言新奇多可喜之  
論是以學者樂聞而易感也木訥趙氏曰學者不信經  
而信餘反從為之辭若果傳實是春秋誣人以大逆矣  
而疇崔氏曰不嘗藥之過小而加弑君之大鼻豈先王  
之法哉且聖人所以為法也向使聖王在上豈遂以弑  
君之鼻殺止邪其不然明矣夾滌鄭氏曰臣弑君子弑  
父何容易加人子君舉陳氏曰世子誠不嘗藥爾何鼻  
而奔晉黃氏曰三傳皆以為非弑而其說亦不同左氏  
曰飲大子之藥卒大子奔晉公羊曰止進藥而藥殺也  
穀梁曰世子不知嘗藥君卒而哭泣歆粥未踰年死竊  
意左氏公羊之說皆是也但後說不然耳世子藥殺其  
君春秋故書殺穀梁晚出因二氏有藥殺之語增附不  
嘗藥之說凡後來為之辭者又皆感於穀梁故因鑿之  
以歸義例耳本無可疑也春秋書弑而左氏公羊稱藥



殺亦弒也存耕趙氏曰春秋書弒三十餘獨疑于趙有  
許世子止夫趙盾封殖以藥使止之臯春秋誅之已評其事  
今買弒君三傳俱云以藥使止之臯春秋誅之已評其事  
原情而矜之豈遽因疑似而加之太惡之名然則止必  
藥鳩也欲速得位也聖人原情定臯必不妄加以弒愚  
謂左氏自許悼公瘡至藥卒事或可信自天子奢晉以  
下左氏自為之言也凡弒而出奔者經必書之以見臣  
子不討賊之臯如來萬出奔陳之類是也今止果奔晉  
經豈有不書者乎此其事之不可信者也自君子以下  
乃無禮之言有不足辨者公羊傳惟止進藥而藥殺一  
句事或可信其餘皆無足取其以賊未討書葬為義而  
謂君子殺也之臯繆妄之尤者若穀梁之言皆無可取  
其以日欲為正卒而天不弒固不足憑至論君子即止自  
責而責之尤不足謂天下豈有不辨其事之虛實因其  
自責而遂誣之之理哉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左氏曰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紀障使孫書伐之初  
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嫠婦及老託於紀鄆紡焉  
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

夜緇而登登者六十人緇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

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西子齊師入紀案莒子奔紀鄆經當有見

自莒有婦人至入絕非本義不錄俱未詳信否

冬葬許悼公

公羊曰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弒也石氏曰穀梁傳

討者不書葬其書葬皆意有所見也如蔡景公以為盜忍使父失民於子陳靈則以為外之討賊蔡昭則以盜



名不見於經許悼則以為不使上為試父此傳例也通於經則不可黎氏曰被試之君多不書葬者或彼國方有事變雖葬我畏其亂不使往會之豈有賊未討則不書葬邪此二傳妄為之說也且蔡世子般弑其君何般未討而亦書葬和觀夫許悼弑而書葬者非他蓋變生於內而不及國又般止欲沒其弑逆之跡且禮葬其父我又使往會葬故書葬焉歐陽公論止為弑得其旨也

穀梁曰日卒時葬不使止為弑父也日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毋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許世子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存耕

趙氏曰蔡般試固而立景公書葬許止弑賈而奔悼公書葬辭無別也若以葬許悼公為聽止則葬蔡景亦為聽般也信經舍傳可也愚案經明書止弑其君賈而又不使止為弑父孔子無乃反覆不自守法乎且穀梁又以時葬而知其不使止為弑父又繆之尤者辨又見桓十八年  
二十年夏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

公羊曰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畔也畔則曷為不言其畔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其讓國柰何曾伯廬卒于師則未知公子喜時從與公子負芻從與或為主于國或為主于師公子喜時見公子負芻之當主也逡巡而退賢公子



喜時則曷為為會諱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

劉氏

止其身善善及其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為之諱也  
非也何有賢其祖遂諱其復子孫惡乎臣而出奔反臣子之義亂人倫之常矣而猶為之諱乎如必賢者子孫則臯皆可諱是管蔡不誅於周也買道王氏曰經書自某出奔者宋華亥自南里宋公之弟辰自蕭及公孫會自鄭也華亥辰先書入書叛會無見焉則非據邑叛君者也鄭會之食邑也得臯而出由邑而奔以不言畔為喜時諱公羊之言將誰欺乎

穀梁曰自夢者專乎夢也曹無大夫其曰公孫何也言

其以貴取之而不以叛也

趙氏曰案人臣不以邑叛適常事爾豈有褒貴之理乎劉

氏曰若臣不叛若常事爾何足褒哉其曰曹無大夫辨見成二年

###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左氏曰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鄆有役則反之

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思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

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思圃公

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為駮乘馬將作亂而

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

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

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

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



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子  
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龜實戈於車薪以當門使  
一乘從公子一以出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駮乘及閔中齊  
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皆敵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  
殺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  
繫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疚於回  
不以回待人 不蓋不義不犯非禮 朴鄉呂氏曰為左氏  
之說者曰或求名而  
不得或欲蓋而名彰齊豹為衛司寇作而不義其書為  
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衣食而已不求其名  
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夫齊豹書盜  
則曰求名而亡三叛人名則曰欲蓋而彰一則以書名

為欲蓋而彰一則以不書名為求名而亡如是用法誰  
能曉之余以為此非春秋之旨也案春秋書盜五襄十  
年盜殺鄭公子騂公子發公孫輒昭二十一年盜殺衛侯  
之兄繫定八年盜竊寶玉大弓哀四年盜殺蔡侯申十  
三年盜殺陳夏區夫是也凡書  
盜者微者之名字不著於經也  
公羊曰母兄稱兄兄何以不立有疾也何疾爾惡疾也

案衛侯之兄不立必有其故或庶或疾未可知也若公羊之所謂惡疾者意之之辭耳

穀梁曰盜賤也其曰兄母兄也目衛侯衛侯累也然則

何為不為君也曰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朝輒者何也

曰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纂楚謂之踧衛謂之輒 案輒左氏

作繫衛侯兄之名也而穀梁以為足疾繆甚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左氏曰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華亥僞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癸卯取大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爲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感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爲質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公孫忌樂舍司馬強向宜向鄭楚建鄉申出奔鄭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闔

敗子城子城適晉華亥與其妻必盥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華費遂將改革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向寧欲殺大子華亥曰于后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使少司寇掣以歸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爲質必免公子旣入



華控將自門行公邊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案三卿殺四公子兩公孫經何以不書既殺之而君臣交質其子又彼此親往食之皆未可信也者

二十一年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左氏曰晉士鞅來聘叔孫為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為士鞅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字焉為十一牢使魯果用齊鮑國歸費之禮士鞅安能知之而引以為辭魯亦未必敢怒晉也凡此皆可疑者也又非本義不錄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公羊曰宋南里者何若曰因諸者然劉氏曰非也宋南里者入宋而居南

里也又何疑焉

穀梁曰入者內弗受也其曰宋南里宋之南鄙也以者

不以者也叛直叛也南里非南鄙也內弗受辨見隱二年莒入向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左氏曰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於是叔輒哭日



食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

存耕趙氏曰諱見於

天日食為大人君因災異之來脩德以應之未始託其數于天也梓慎之封特星翁卜史之言爾焉知以人占天之理乎

冬蔡侯朱出奔楚

左氏曰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

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

朱而立東國朱愬于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

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太子其子與

不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

無他矣

李氏曰此書蔡侯出奔二十三年書蔡侯東國

東穀梁謂奔楚卒楚為一人二傳以為二也愚案經二

十年書蔡侯廬卒次年書朱出奔其下朱無歸入卒葬

之文東國無出奔之事則卒楚之東國似為奔楚之朱

左氏言東國之篡始末詳備然而義與經違恐其非實

穀梁曰東者東國也何為謂之東也王父誘而殺焉父

執而用焉奔而又奔之曰東惡之而貶之也

劉氏曰即仲尼欲如

此貶東國者書東國不亦足乎徒貶其半名何為即貶其半名為法者使蔡侯正名東當復取去其上下而云

蔡侯田乎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氏曰公如晉及河鼓叛晉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辨見



年晉  
鮮虞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左氏曰莒於是乎大惡其君 如其信然不可以訓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穀梁曰自宋南里者專也 豈特專而已

大蒐于昌間

穀梁曰秋而曰蒐此春也其曰蒐何也以蒐事也 案禮

夏苗秋獮冬狩見於周禮爾邾左氏者詳矣今穀梁乃

曰秋而曰蒐不知禮矣夫穀梁豈見八年經書秋蒐于此言乎

### 王室亂

公羊曰何言乎王室亂言不及外也 劉氏曰非也此不

亂者嫡庶並爭亂在宗室者也本不得言京師亂成周

亂王城亂其理曉然而何休云云皆趨文而意者也楊

氏曰書王室亂者跡其本而書爾意謂其不及外平悼

王恭王后之嫡嗣也子朝者嬖人之廢子也而景王案

子朝欲立之是夫婦之位不罪也父子之道不正也兄

弟之序不別也故謂之王室亂也譏景王不能正家而

召亂也噫文武之教起於社席而景王不能法其祖也甚哉

穀梁曰亂之為言事未有所成也 經書王室亂本謂王

以亂為未有所成不特不知訓諸書教孰其焉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公羊曰其稱王猛何當國也劉氏曰非也王猛乃王矣  
而又不可以諸侯例稱子也何則獨言子則似魯之子  
冠王於子又與他王子相亂故稱王繫猛者明是乃王  
者在喪之常稱可無疑也殷人作書以名名篇都不諱  
也同人以諱事神死則諱之生以不諱也踰年之後臣  
子可稱之曰天士矣踰年死以王繫名通詳之小子王  
生名之死亦名之朗尊未成也今此王猛是生名後曰  
王子猛是死亦名之也而公年不達此見文稱王猛則  
謂與小白鄭突等矣不知文無所移易甚矣其陋也  
穀梁曰以者不以者也王猛嫌也季氏曰先儒言景王  
杜預亦以猛為次正然則猛之不稱天王而名者喪未  
踰年未即位爾禮王在喪曰小童公侯曰子傳亦曰天  
子三年然後稱諸侯於封內三年稱子此據王與諸侯  
之所自稱也其在史策之文但一年不可以二君曠年  
不可以無君故未踰年則謂之子踰年則皆謂之君諸  
侯在喪可繫國以言子若經書齊子宋子之類者多矣

王不可下同於諸侯設繫周而言則與列國無異有子  
而言則與其非君者同號然則王猛者喪未踰年之稱  
也於其卒曰王子猛所以正之也春秋王子他無書卒  
之例謂之王子猛不嫌其為非君也二傳見猛王而名  
之因以篡以嫌而為說非義甚矣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至城玉

公羊曰王城者何西周也其言入何篡辭也劉氏曰非也  
皇亦何不言入乎必若以入為篡者下有天王入于城  
周亦可言篡乎愚案經書王猛則其為正嫡明矣而公  
羊乃以入為篡辭蓋以齊小白入于齊許叔入于許鄭  
伯突入于櫟之例求之也不顧上文而但以入為篡凡  
例之弊一至於此

穀梁曰以者不以者也入者內弗受也劉氏曰非也必



則天王入于成  
周亦弗受乎

冬十月王子猛卒

公羊曰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王子猛卒何不與當也  
劉氏曰非也向書王

不與當者不與當父死子繼兄死弟及之辭也  
猛者以文不可繫子今言王子者死當以子禮書之明是乃王之子也言卒者未踰年之君猶子赤子般皆言卒也言卒則可言薨則不可禮之次序各自有所宜不必未踰年之諸侯則當稱卒未踰年之王則當稱薨也  
可不云春秋篡成者皆與使當君之非也春秋視篡奪之人無可奈何爾隨其所自稱呼而書之者見其罪也豈與使君之乎若篡成則與使君之是春秋獨惡不善篡而縱所善篡也大為之防氏猶踰之又開其利篡者矣

穀梁曰此不卒者也其曰卒失嫌也  
劉氏曰非也猛雖未成君然謂之小

于王卒同當告於諸侯諸侯之未成君之卒乃不書爾猛未踰年不可言崩又不可言薨是以通言卒爾何嫌夫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婁如晉

左氏曰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癸卯郊鄙潰丁未晉師

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間庚戌還邾人城翼還將

自離姑公孫鉏曰魯將御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徐

鉏丘弱茅地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

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水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



蹇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

媯如晉劉氏曰此不然也案是年正月有壬寅朔有庚戌有癸丑傳叙邾事在庚戌之後經記叔孫如

晉在癸丑之前夫庚戌癸丑四日耳邾人已能訴于晉晉人已能來封何其神速也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媯

左氏曰叔孫媯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

孫媯言使人也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

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

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

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

彌牟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必

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何

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使

各居一館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士伯御叔

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

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叔孫旦而立期民乃館諸

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

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為叔孫故申豐以貨如

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吏人之與叔



孫居於箕者請箕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叔  
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墻屋去之如始至以上事推  
信可盡

### 晉人圍郊

公羊曰郊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為不繫于周不與伐天  
子也趙氏曰案此實不伐天子若實伐周豈為其掩惡  
哉愚謂晉人圍郊本圍王子朝所據之邑公羊誤  
以朝為正  
故之然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子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  
獲陳夏齧

左氏曰楚師大奔書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

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劉氏曰左氏曰楚師大奔又

未陳而吳以詭謀動之使至於大奔此乃左氏未陳而  
敗之例不書楚何哉杜云不書楚楚不戰也非也推驗  
事理疑楚本與諸侯同救州來既而令尸卒楚軍留而  
諸侯先至故吳得獨敗之楚師未與吳師相戰經無緣  
書楚左傳所云七國同役楚師大奔楚未陳之類皆不  
與經合似是而實非者也愚案胡子沈子書滅者死也  
夏齧書獲者不死也非君臣之辭也其以不言戰為楚  
未陳左氏曰為之言也非本史也蓋左氏見經但書敗  
而不書戰故以未陳釋之如此釋  
者多矣故知其為自為之言也

公羊曰此偏戰也曷為以詐戰之辭言之不與夷狄之  
主中國也然則曷為不使中國主之中國亦新夷狄也



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君死于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  
生死皆曰獲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其言獲陳夏鬻何

吳少進也

劉氏曰非也此欲自文飾其短爾案戰者凶

秋不肯乎且王室亂非蔡胡沈頓所能任其憂也何故責之為夷狄乎故於吳則沒其偏戰之善而誣以詐戰之惡於中國則同以夷狄之行而強詆以卑此弊由日月為例也誠不用日月之例則戰自戰敗自敗了然分矣愚謂滅曰滅獲曰獲義自不同左氏公羊言君臣辭非也夫秦獲晉侯豈非君乎

穀梁曰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中國不敗胡子髡

沈子盈其滅乎其言敗釋其滅也獲陳夏鬻獲者非與

之之辭也上下之稱也

劉氏曰中國不言敗非也敗者偏敗戰者偏戰偏敗詐也偏戰

信也夫夷狄者多詐春秋自宜書以見之何有反匿其詐乎

天王居于狄泉

公羊曰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

劉氏曰非也其意以

為未三年不當稱天王爾王者雖諒闇三年然踰年之後臣子可以天子稱之矣而王者未可自決政事也豈謂邾無天王之稱哉天王居于狄泉臣子之稱也

穀梁曰始王也其曰天王因其居而王之也

禮當稱王則稱王豈

有因其居而王之之理哉

尹氏立王子朝

穀梁曰朝之不名何也別嫌乎尹氏之朝也

劉氏曰非也春秋豈



於尸氏之朝哉愚案春秋不以去王子為貶故書王子朝非別乎尸氏之朝而稱王子朝也

八月乙未地震

左氏曰丁酉南宮極震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日王之大臣亦

震天弃之矣東王必大克甲子與經不合又無義不錄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公羊曰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殺耻也有疾則書有疾何殺耻之有

穀梁曰疾不志此其志何也釋不得入于晉也無益

二十有四年春媾至自晉

左氏曰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受禮而歸二月媾

至自晉尊晉也媾不書氏前見耳非尊晉也

穀梁曰大夫執則致致則挈由上致之也此本記媾見執首尾非由

上致之也

夏五月乙未日有食之

左氏曰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子曰

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其能無旱乎陽不克莫

將積聚也日食天變也豈特水旱之應而已乎左氏蓋見八月大雩而為此言耳

冬吳滅巢



左氏曰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圍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師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其王之謂乎劉氏曰書曰巢伯來朝爲諸侯審矣非楚邑也黃氏曰意故雖國而今屬楚也愚謂如左氏說則爲楚伐吳且邑不言滅鍾離又不見於經未可據也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婁如宋

左氏曰叔孫婁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生語相泣也樂祁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甚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季公若之姊爲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



有鸛鵒來巢

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若從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案姑果鳥季氏逆女經當有見今但曰如宋則聘而已自桐門右師至何以能久又非本義不錄

左氏曰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成之世童謠有之曰鸛之鵒之公出辱之鸛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鸛鵒踈

踈公在乾侯微褻與孺鸛鵒之巢遠哉遙遇稠父喪勞宋父以驕鸛鵒鸛鵒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鸛鵒來巢其將反乎近於誣不錄

公羊曰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也買道王氏曰魯界濟水濟之東本無鸛鵒所謂鸛鵒不踰濟也顏師古以鸛鵒本巢居不皆穴處中國多有之公穀以鳥穴禽非也

穀梁曰一有一亡曰有來者來中國也鸛鵒穴者而曰巢或曰增之也雍氏曰凡春秋記災異未有妄加之文或說非也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公羊曰又雩者何又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季氏也曰案雩但禮官與女巫而已何足攻季氏乎指掌異同云公以九月始遜豈以七月已與季氏戰乎若使時實不旱亦不得託雩以聚衆矣劉氏曰若七月聚衆則何至九月乃出奔乎何休又說曰為君辰為臣者逐季孟之意蓋迂而不典

穀梁曰季者有中之辭也又有繼之辭也有中之辭有繼之辭無理之甚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穀梁曰孫之為言猶孫也諱奔也次止也此訓詁得之義則幾如也

齊侯唁公于野井

左氏曰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臧昭伯卒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繼綫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為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為而何守焉乃不與盟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



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故事君所謂生  
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子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  
者執之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  
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縛歸平子有  
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  
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左氏不達春秋所  
書之意而以次于  
陽州唁于野井為禮夫禮以忠信為主昭公顛倒至此齊  
侯又以虛文接之豈禮也哉且昭子祈死而戊辰即卒  
必無之理也又於經略不見意但書叔孫婁卒而已豈  
可執傳以疑經哉餘非本義不錄  
公羊曰齊侯唁公子野井曰奈何君去魯國之社稷昭

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再拜顙慶  
子家駒曰慶子免君於大難矣子家駒曰臣不佞陷君  
於大難君不忍加之以鈇鑕賜之以死再拜顙高子執  
箠食與四臛脯國子執壺漿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餒饗  
未就敢致糗于從者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  
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衽受高子曰有夫不祥君無  
所辱大禮昭公蓋祭而不嘗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  
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昭  
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



敢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昭公曰喪人其何稱景公曰孰君而無稱昭公於是乎噉然而哭諸大夫皆哭既哭以人為籩以幣為席以鞶為几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辭足觀矣孔子書齊侯唁公子野井正譏其不能討季氏之臯而但以虛文慰安之耳公羊乃謂孔子取其禮與辭豈知言哉

穀梁曰弔失國曰唁唁公不得入於魯也但如此訓詁何益於經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左氏曰十一月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夢大子欒即位于廟已與平公服而相之且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為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沒唯是稱祔所以藉幹者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羣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墜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祇辱宋公



遂行己亥卒于曲棘考之於經略無宋公為昭公如晉之事未可據也

公羊曰曲棘者何宋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

以地憂內也亦左氏之意

穀梁曰祁公也亦左氏之意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左氏曰十有二月庚辰齊侯圍鄆劉歆曰傳言圍未服也李氏曰劉何能知

此年圍未服經何書取荀生曾臆非也

公羊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為公取之也雖不為公取亦當書

之

穀梁曰取易辭也內不言取以其為公取故易言之也

雖不為公取亦書取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左氏曰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杜氏曰善宋人違命以合禮愚謂葬元公魯往

會其葬因見私謚之義耳如其違命以合禮亦非本義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左氏曰言魯地也雖非魯地亦曰居如天王居出于鄆是也此在魯地但不白出耳若居之

一字未見在外在內也

穀梁曰公次于陽州其曰至自齊何也以齊侯之見公



可以言至自齊也居于鄆者公在外也至自齊道義不  
外公也陽州者齊之邑也公自齊邑至于魯鄆雖不見  
齊侯豈不可言至自齊乎非義不外公而書至  
自齊也其曰居于鄆者公在外也此  
語粗述之而未得春秋所書之旨

### 夏公圍成

左氏曰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  
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齎能貨子猶  
為高氏後粟五千庾高齎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齎曰  
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  
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於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

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於曲棘叔孫昭子求  
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  
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下焉若  
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  
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  
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納質弗許曰信女  
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  
也請息肩于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  
曰將以厭衆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師及齊師戰于



炊鼻齊子淵捷從洩聲子射之中楛尾繇胸汰翰七入者三寸聲子射其馬斬鞅殪改駕人以爲駸戾也而助之子車曰齊人也将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衰帶從野洩叱之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又叱之亦叱之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鬢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疆也無乃亢諸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林雍羞爲顏鳴右下苑何忌取其耳顏鳴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苑子荆林雍斷其足鑿而乘於他

車以歸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

經書公圍成而傳言齊侯納公而圍

成既不足信且宋公爲魯如晉卒于曲棘之事俱未可信闕疑可也

穀梁曰非國不言圍所以言圍者以大公也

劉氏曰非也公失國

而圍成師在封內而書之此小之甚者不可謂大愚案宋伐鄭圍長葛齊伐宋國緡則邑亦言圍也

公至自會居于鄆

穀梁曰公在外也至自會道義不外公也

辨見三月至自齊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左氏曰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大子壬弱其毋非嫡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



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  
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嫡嗣不可亂也敗親速  
讎亂嗣不祥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  
何爲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非本義不錄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左氏曰四月軍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敗王城之  
師于尸氏戊辰王城人劉人戰于於谷劉師敗績七月  
己巳劉子以王出庚午次于渠王城人焚劉丙子王宿  
于褚氏丁丑王次于萑谷庚辰王入于胥靡辛巳王次

于滑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冬十月丙  
申王起師于滑辛丑在郊遂次于尸十一月辛酉晉師  
克鞏召伯盈遂<sup>逆</sup>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尸  
氏曰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以叛召伯  
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圍澤次于隄上癸酉王  
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宮晉師成公般成周而還十二  
月癸未王入于莊宮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  
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藩屏周亦曰吾  
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爲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



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菑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邲鄆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于叔帶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卒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頹王亦克能脩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

圖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頹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冒貫瀆鬼神慢弃刑法倍奸齊盟傲狠威儀矯誣先王晉鳥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蕩播越竄在荆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



曰王后無嫡則攝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下王不立愛  
公卿無私右之制也穆后及大子壽早夭即世單劉贊  
私立少以間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閔焉父聞子朝  
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于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  
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為劉氏曰傳曰召伯盈逐王子朝杜云召伯當言召氏經誤  
皆非也召伯既逐王子朝而歸敬王矣又何為以子朝  
奔乎若云召伯當作召氏者則又不與經合且召伯既  
自歸周則吳族亦必隨之何故猶奉子朝為亂乎且召  
伯尊也召族卑也今召伯不奔召族自出法不當書於  
經而叙毛伯之上也又不得以戶氏為比戶氏所以書  
者以有戶周也固尊自得書耳召族無盈則卑卑何故  
書乎愚案經先書天王入于成周而後  
子朝奔楚傳乃反之亦當以經為正

公羊曰成周者何東周也其言入何不嫌也入者入于  
羊以入為篡辭故何氏解云上言天王著有  
天子已明不嫌為篡是皆一字褒貶之弊也  
穀梁曰周有入無出也案天王出居于鄭豈可言無出  
入曰入固命辭乎然則自內而出曰出自外而  
之常法也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穀梁曰楚遠矣非也奔直奔也此辭晦而理迂

二十有七年春公至自齊居于鄆

左氏曰言在外也

穀梁曰公在外也辨並見二十六年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

左氏曰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于晉以觀諸侯楚莠尹然二尹麋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卻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鱣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鱣設諸曰王可弒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

何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鉞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鉞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僞足疾入于堀室鱣設諸實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鉞交於胃遂弒王闔廬以其子為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

據左氏言是公子光使鱣設諸弒僚春秋當誅有惡書曰



吳公子光弒其君僚若曰僚不當立光當立且辨明於  
初立之時今僚立有年光北面事之而復弒之非弒其  
君而何哉使孔子以爲當立以僚爲篡必不書曰弒  
其君既書曰弒其君必不匿光之名分惡於衆而軍書  
曰國餘  
見或問

### 楚殺其大夫卻宛

左氏曰楚師聞吳亂而還卻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鄆將  
師爲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今尹子常賄而信讒無  
極譖卻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  
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  
將必來辱爲惠已其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

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賓諸門令尹至必  
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  
幾禍子子惡將爲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  
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設羣帥使退其師  
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  
卻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鄆將帥而告之將帥退遂令攻  
卻氏且執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執令曰不執  
卻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管焉或取一秉杆焉國人投  
之遂弗執也令尹炮之盡滅卻氏之族黨據左氏言則是令尹以私



怒殺卻宛耳經何以言楚殺其大夫卻宛乎使卻宛信  
無極之言以五甲五兵酬令尹不應先帷諸門左且無  
極既招令尹飲卻宛之家矣不應又諧以甲兵在門而  
繼之伐吳取賂之事遂能令尹信之也凡其所叙之  
事皆不  
近人情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左氏曰秋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  
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  
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  
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子季氏之復天  
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

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  
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  
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  
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  
爲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諸從二  
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  
擾經未見戍周納公之事豈左氏見經書天王入于成  
周與公居郟之文而意之歟二十八年左氏乃言君淹  
恤在外亦不使一介辱在寡人則非謀  
納公明矣何左氏之不反顧而自伐歟

冬邾快來奔



公羊曰邾婁快者何邾婁之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

陳岳氏曰小國近者多矣而獨書快邾

二十有八年春公如晉次于乾侯

左氏曰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

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

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於

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

趙氏曰豈有客而請逆於

主人乎又豈有令客卻至境而後逆之乎左說不近人情愚謂公非即安其安而知乾侯也不得即造晉之邾

耳左氏叔子家于之言亦恐未可據

二十有九年春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穀梁曰唁公不得入于魯也

劉氏曰唁公不得入于晉也愚謂以當時人情觀之

齊之唁公口則唁公不得入于魯心則嗤公不得入于晉也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穀梁曰季孫意如曰叔俛無病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

命也非我臯也

季孫未必有是言也

冬十月鄆潰

公羊曰邑不言潰此其言潰何邾之也曷為邾之君存

焉爾

潰者民逃其上若求之潰敗也國可言潰邑亦可言潰也豈有君存而改邑為邾之理



穀梁曰潰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矣

亦譏公也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穀梁之責昭公是矣然季氏之辜及見釋

馬是舍其重而責其輕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左氏曰不先書鄆與乾侯非公且微過也案鄆猶在國故不書鄆若

二十九年正月不書乾侯使者非告朔之始耳

穀梁曰中國不存公存公故也聖人固存公也而乾侯之書非特存公而已觀

本義則其意何見餘見或問

秋八月葬晉頃公

左氏曰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

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驕送葬

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

小事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

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

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

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

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問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

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



為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散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非本

義不錄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左氏曰言不能外內也非經所書之意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左氏曰薛伯穀卒同盟故書

春秋書卒必有義豈記事而已

冬黑肱以濫來奔

左氏曰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必重地故也君子

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惡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邾度其莒牟婁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



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  
之民將實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  
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  
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  
之趙氏曰左氏若以齊豹是大夫但為其求名故書為  
盜不與其名者則諸侯相殺而書名者是與其名乎  
又云三叛人欲蓋而名章言其賤必不書其名矣夫子  
矯其心而書爾若如此則三人預知修春秋賤者不書  
其名乎為是將以賂魯而屬夫子令不書乎何言欲蓋  
也皆妄為曲說殊可怪也愚謂為人臣而以邑奔臯孰  
大焉左氏但反覆辨論有名無名豈知本哉惟不知本  
故反覆論誼數十百言無一語可采者春秋微而顯豈  
在名與不名乎

公羊曰文何以無邾婁通濫也曷為通濫賢者子孫宜  
其地也賢者孰謂謂叔術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其讓國  
奈何當邾婁顏之時邾婁女有為魯夫人者則未知其  
為武公與懿公與孝公幼顏淫九公子于宮中因以納  
賊則未知其為魯公子與邾婁公子與臧氏之母養公  
者也君幼則宜有養者大夫之妾士之妻則未知臧氏  
之母者曷為者也養公者必以其子入養臧氏之母聞  
有賊以其子易公抱公以逃賊至湊公寢而弑之臣有  
鮑廣父與梁買子者聞有賊趨而至臧氏之母曰公不



死也在是吾以吾子易公矣於是負孝公之周訴天子  
天子爲之誅顏而立叔術及孝公于魯顏夫人者姬盈  
女也國色也其言曰有能爲我殺殺顏者吾爲其妻叔  
術爲之殺殺顏者而以爲妻有子焉謂之盱夏父者其  
所爲有於顏者也盱幼而皆愛之食必坐二子於其側而  
食之有珍怪之食盱必先取足焉夏父曰以來人未  
足而盱有餘叔術覺焉曰嘻此誠爾國也夫起而致國  
于夏父夏父受而中分之叔術曰不可三分之叔術曰  
不可四分之叔術曰不可五分之然後受之公扈子都

邾婁之父兄也習乎邾婁之故其言曰惡有言人之國  
賢若此者乎誅顏之時天子死叔術起而致國于夏公  
當此之時邾婁人常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通濫  
則文何以無邾婁天下未有濫也天下未有濫則其言  
以濫來奔何叔術者賢大夫也絕之則爲叔術不欲絕  
不絕則世大夫也大夫之義不得世故於是推而通之  
也劉氏曰公羊云通濫也非也以叔術爲賢賢既不足  
又懸隔數十世外而通叛君之黑弓使當有國誰能  
信之乎漢諸儒蔣此多矣是非紛挐者或於辭也不若  
以大義格之使在度外且仲尼稱出門如見大賓使民  
如承大祭有如叔術之爲者乎其非聖人意亦可知矣



穀梁曰其不言邾黑肱何也別乎邾也其不言濫于何也非天子所封也來奔內不言叛也李氏曰公穀亦以其無邾字之意言邾人以濫封此黑肱使為別國故不繫於邾釋曰不書邾闕文也二傳不可通陳岳氏曰春秋先書外大夫來奔未有不言國者外大夫以地來奔亦未有不繫於國者如衛北宮結來奔邾庶其以漆聞丘來奔莒年夷以年婁及防茲來奔是也斯黑肱以濫來奔亦莒慶庶其莒年夷一類也不曰國闕文明矣二傳不原其闕互相穿鑿皆狂瞽之言也其言通濫為國苟道為國則當書濫子黑肱以濫來奔安可謂黑肱以濫來奔哉又謂不言邾以別子邾皆不足取邾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左氏曰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也案公固不能內

至此但此書公在乾侯非此之謂觀本義可見

取闕

公羊曰闕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諱亟也

公穀凡書邑不繫國者悉付之邾甚可笑也

夏吳伐越

左氏曰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

伐之必受其凶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左氏不辨其理但論得歲末矣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

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左氏曰魏子南面衛彪侯曰魏子必有大咎乎位以令  
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  
敢馳驅况敢干位以作大事乎使魏舒同如京師合諸  
侯之大夫經何不書之  
而獨書韓  
不信乎

穀梁曰天子微諸侯不享觀天子之在者唯祭與號故  
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穀梁知城成周  
為變之正而不  
知成周非京師之舊又不知諸侯不  
親而大夫城之為非正可謂知言乎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左氏曰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

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己未公薨于家

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趙

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

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倍

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

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民

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民忘

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

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三后之姓於今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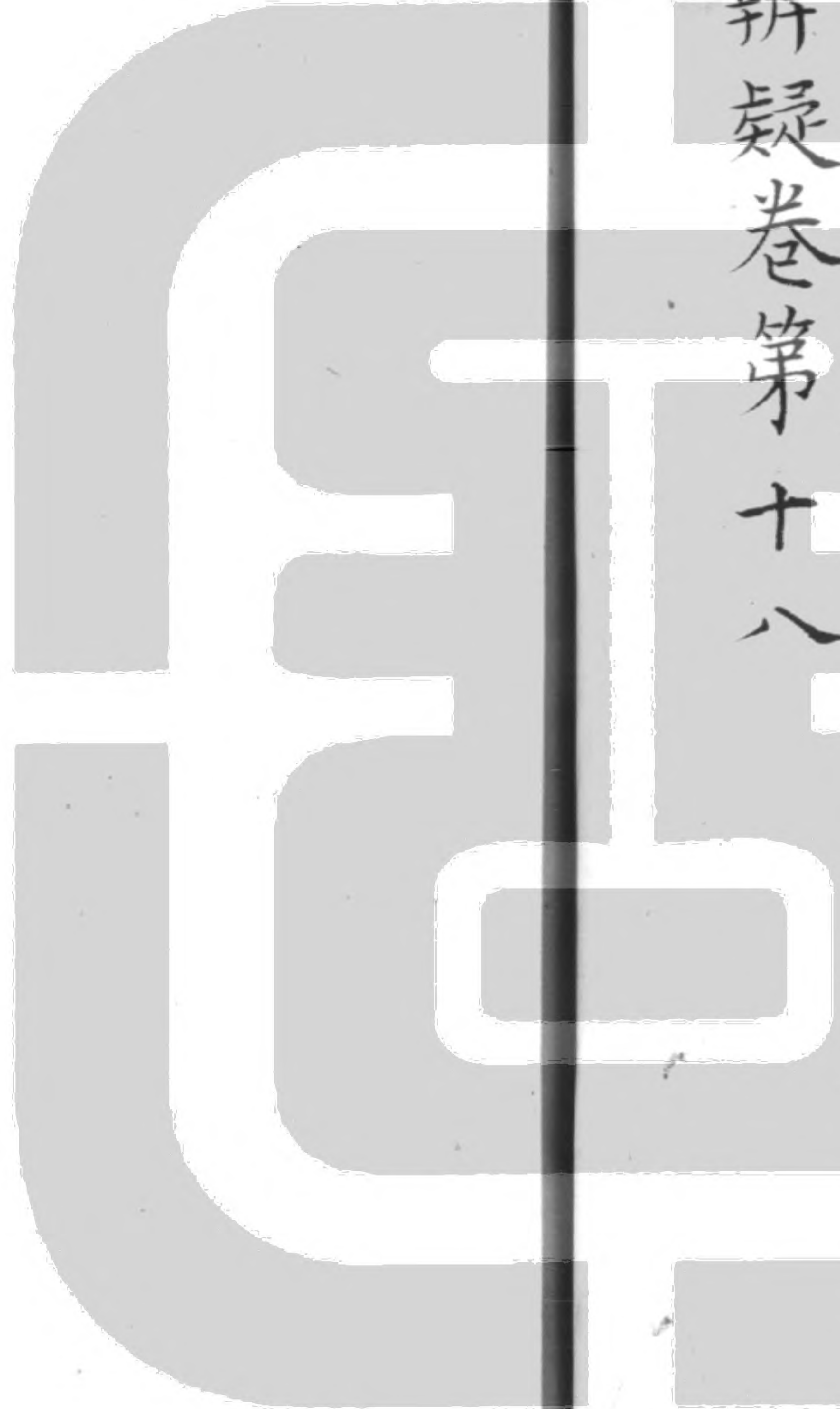


主

庶生所知也在易卦雷承乾曰大壯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謂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為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為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案史墨之言乃鄙夫之常談非臣事君之義也不可以則餘非本義不錄

三傳辨疑卷第十八





卷之三